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陈兴鑫

编辑：宋亚娟

乐山仁者

——回忆恩师邹绎先生

■北塔

然而，我个人更喜欢用“乐山仁者”四个字来描绘他的形象。“乐山”是双关语，因为他是四川乐山人，而且是孔夫子所说的“仁者乐山”的仁者。他总是像乐山大佛一样仁善、仁慈，对几乎所有人，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弟子，真是仁爱有加，从学习、生活各方面关怀我们。

岁月荏苒，恩师邹绎先生冥诞百年。值此重要的时间节点，我有千言万语想说。

1990年元旦过后，在兰州大学上大四的我临时起意报考研究生，因为痴迷诗歌，就选定了当时全国唯一的新诗研究机构——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那时候报考可以选择导师，我因为本科的是外国文学，所以就选了诗人兼翻译家邹绎先生，立志此生矢志不渝从事诗歌创作与翻译。报名离考试时间很短，复习尤其紧张，我心里很忐忑。于是，我尝试着给邹老师写信，与其说是求助于考试，不如说是求取鼓励。很快我收到了邹老师的回信，满纸是热情的鼓励，落款是“远握 邹绎”。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他那一纸鼓励，我可能考不好，甚至放弃考试。

1991年春天，我从兰州千里迢迢，山一程水一程，赶赴重庆，参加复试。7月，正式报到，我开始了愉快而丰富的三年学习生涯。其间，邹老师、吕老师，还有新诗研究所的陈本益、叶锐明、刘扬烈等

老师都给予我非常大的帮助，终生受益。

吕老师说邹老师是圣人，我同意，邹老师确实具有圣人般的品格和风范。然而，我个人更喜欢用“乐山仁者”四个字来描绘他的形象。“乐山”是双关语，因为他是四川乐山人，而且是孔夫子所说的“仁者乐山”的仁者。他总是像乐山大佛一样仁善、仁慈，对几乎所有人，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弟子，真是仁爱有加，从学习、生活各方面关怀我们。他总是乐呵呵的，对生活充满乐观的情绪。他像一座山，稳重、踏实，为人为学都是如此。在老一辈四川人里边，他的个子算是巍峨的。他身体硬朗，抽烟，但不喝酒，住在五楼。那栋楼没有电梯，对于年届七旬的他来说上下楼相当困难，尤其是在负重的时候。我多次帮他在西师街书店买一大摞书后抱上楼去。他自己则自嘲似地说，走楼梯可以锻炼身体。他信奉华兹华斯的人生哲学：“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思考”。他在生活上几乎是个极简主义者。一个人

在家的时侯，他就喝点稀饭、吃个馒头。衣服帽子鞋子数年没更新。或许是他对自己的身体一直很自信，不太注重保养，所以走得太太太突然。

在邹老师的生活中，诗歌不啻是神灵，也是伴侣。他一生都在写诗、译诗、论诗、编诗。他主编的四卷本《外国名家诗选》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影响相当大的诗歌丛书。我跟随他的三年，正好是从书出版的三年。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一拿到样书，就会送给我和江弱水等弟子。他送给我的第一卷的落款日期是“1992年9月5日”，另外三卷的日期是“1994年5月3日”。曾经很多年里，这套书是我的必读书。枕边书，里面记录了我的很多阅读记号和心得。如今睹书思人，我感恩邹老师通过这套书给予我在外国诗歌修养上的巨大加持。

邹老师上的课主要是外国诗歌，尤其是英语诗歌，这是承袭抗战期间朱光潜先生在武大（位于乐山）给邹老师等学生上英诗课的教学传统。我在上学时也曾因为自己

经由邹老师而成为朱光潜的再传弟子感到幸运。每次讲课前，邹老师会把要讲的诗歌文本的原文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开讲时，他先让我用英文念一遍，然后从字词到语句到章节，从文本内到文本外，一一讲论。一般他先讲，然后让我们讲。但有时也会让我们先讲，他再讲。我本科的是英国文学，邹老师课上讲的有些作品我曾经学过。不过，邹老师讲得更细更深，而且跟我们有互动式讨论。所以，我的收获更大。每次坐在他身边，聆听他慢条斯理地用四川话讲英文诗歌，真是如沐春风。

1994年7月毕业之后，我北上到北京理工大学教书。1994年9月开学，我收到邹老师的来信，他说要来京开会。那个会的全称是“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首届年会”，于1994年10月下旬在北京雅园宾馆举行，所以又称“雅园诗会”，后来被认为是新诗格律化的重要会议之一。会议是黄淮先生张罗的。黄先生非常敬重邹老师，这固然是因为邹老师曾为《黄淮九

言抒情诗》写过评论，更重要的是邹老师在格律诗界享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主办方以上宾礼仪接待邹老师，所以不用我这个弟子去接送。我只管陪着蹭会。我还记得研讨会由邹老师主持，大家讨论得异常热烈，有些老同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邹老师这个主持人非常宽容，只是笑咪咪地听着，不去打扰情绪激昂的发言者。本来预定的会议时间是19点到21点，结果延迟到22点才休会。

让我抱愧的是，那时候我作为年轻教师，几乎天天有课，只能下课后来去宾馆会场陪伴邹老师。我总以为他身体好，以后还有机会，没想到1996年1月9日邹老师就仙逝了，我的抱愧永远无法弥补。

为纪念邹老师百年诞辰，新诗研究所下了工夫，不仅出版了《邹绎诗文集》，而且还举办了研讨会，借以告慰邹老师在天之灵。我如今的事业算是继承了邹老师的衣钵，虽然成就没法跟老师比，但庆幸的是，我一直走在诗歌创作、翻译和学术研究的人生道路上。

青草萋萋忆母恩

■竹马

看了无数遍《我是演说家》中北大才女的演讲，每一遍我都抑制不住从头到尾地流泪。母亲一直在陪我长大、成家，而我却没有好好地陪她变老。

香消、烛灭，钱纸也渐渐化为灰烬。又是一年清明节，独自在老家荒芜的山坳里，于母亲坟前，孑然肃立。

六年前，老妈鹤发康健。六年后，她的墓碑字迹斑驳，坟顶青草萋萋。母亲，已经在这个冰凉的地方躺了两千一百六十天了。

倚了墓碑，盘腿坐下。人前不能流的热泪，此刻终于可以恣意地流下来了。

从小到大，只有在母亲面前，说过的话可以反悔，做错的事可以赖皮，不能兑现的誓言可以被忽略，就连因各种牵强的理由和借口而编织的谎言也可以被轻易原谅，包括任性、争吵、赌气，包括那么多伤人的话语。

还有这不争气的眼泪，只有母亲可以不问理由不问究竟的，在过去无数失意、失落、失败的岁月里默默陪我流淌。

谁说过，喜欢写字的男子注定孤独而伤感。人到中年加之生活困顿，我常常夜不成寐，烟一根接一根抽，长吁短叹。母亲总会发现，但她不会劝慰，只端来一杯热牛奶，然后退到黑暗的角落里默默陪着，眼里满满的痛惜。

其实，我真的远不如母亲坚强。大哥早夭、三姐病逝、父亲早早离去，都未曾将她击垮。在曾经的穷乡僻壤，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弟拉扯大，只有早生的华发、佝偻的背、因风湿变形的腿，真实记录着那些年数不尽的艰辛和苦难。即便是八十有余的她，一样拄着拐杖不辍劳作操持家务，为早出晚归的我们和孩子做一顿顿可口饭菜。

可恨那时的自己，却依然有着孩童般的不懂事，失足了板脸、失落了无名火，甚至恼羞成怒地斥责，在她面前毫无掩饰。如今，下班后回到家，还要拖了疲惫身子洗衣做饭收拾屋子。事无巨细都要经手，钱无分厘更须打理，才知道那么多的日子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悲催。

还有年轻的少不更事、因攀比带来的虚荣、被欲念拉伸的求胜心，常常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更让身边的人因此战战兢兢。特别是母亲，总听到暗夜里她在房间絮絮叨叨说自己是负担，是拖累。

看了无数遍《我是演说家》中北大才女的演讲，每一遍我都抑制不住从头到尾地流泪。母亲一直在陪我长大、成家，而我却没有好好地陪她变老。

我搬家六次，母亲便跟随我们换了六个地方。到了晚年，她更是舍弃了农村熟悉的生活环境，到了城市钢筋水泥的高楼里。我们早出晚归，没有体会过不了家长里短的母亲有多孤单。

悔恨当初那些没完没了的工作、一份又一份的兼职，以及为了还房贷的节省。其实，可以带母亲到处走走、四下看看，逛逛街、串串门。如今，悔恨在无数深夜啜噬撕扯着我，子欲养而亲不在。

母亲，此去六年，以后会越望越远。下次再来，墓碑字会更加斑驳，坟上草会更加萋萋。甚至以后的以后，再来时我也会两鬓斑白，行路蹒跚。但即便如此，两个世界，一种情感，我们，永远是母子。

山坳下亲友的呼喊打断了我的思绪，清明料峭的风里，浑身早已凉透。然而，素日里烦躁的心，此刻却格外平静。

感激这一世的母子情，感激曾经凄苦岁月里的那些磨难和温情。遗憾在所难免，但回望中，我会带着母亲的嘱托，沿着母亲的目光，继续向前。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最新资讯

清明雨

■赵宏宏

絮絮叨叨
不知疲倦
淋湿了山野的红杜鹃
和一声声轻轻的鸟鸣
以及这个季节中独有的
淡淡的忧伤

清明的雨啊
仿佛是雾纺出的丝
晶莹剔透
却也绵长
密密地织着
一个古老而年轻的主题
——思念

清明雨实在是一首
不朽的绝句
唐宋元明清
从古读到今



回乡的旅途

张祥 摄

大姐

■黄大敏

那时，每当收到大姐的来信，父亲都要把一家人召集起来，坐在琴桌边，挂上黑边圆形老花镜，把信一字一句念给大家听，之后正襟危坐，给大姐回信。

节届清明，想到了我的大姐，被无情的病魔带走了十年的大姐。

在五个兄弟姐妹中，大姐排行老大，我排行老幺，我和大姐年龄相差二十岁。大姐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那年我才出生，所以我和大姐没有共同生活过。但我很小的时候，常听母亲讲大姐的故事，说大姐如何机灵，如何读得书，如何出得开（开朗大方），每次考试成绩都数一数二，唱歌跳舞样样来，是“五好学生”，少先队大队长。母亲绘声绘色地讲，我津津有味地听。

那时，我只晓得大姐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远很远，先要走三十多里山路，再坐四五个小时的火车，之后还要坐一段路的小火车才能到达。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之她儿带女，所以大姐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春节回家一次，又都匆匆离去。乃至那时大姐长什么模样我都没看清楚，所以至今也没记忆。大概是母亲那些故事的缘故，大姐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很了不起的。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推磨，手掌打红了水泡，火辣辣的痛。丢下磨柄的我，一屁股坐在竹椅上生闷气，半天低头不语。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山里人祖祖辈辈都命苦，你好读书，长大以后像你大姐一样当老师就不用推磨了。”母亲的话，一直激励我发愤读书，立志长大像大姐一样有出息，远离那贫穷落后的大山沟。

虽说大姐很少回家，但她对家里的关心可不少。平时，大姐过不了多久，就要给家里写信，问候父母弟妹，也谈自己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那时，每当收到大姐的来信，父亲都要把一家人召集起来，坐在琴桌边，挂上黑边圆形老花镜，把信一字一句念给大家听，之后正襟危坐，给大姐回信。年关将近，大姐除写信外，还要给家里寄钱，十元、二十元的。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靠肩挑背磨挣工分的年月，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对此，父母总是精打细算，先留足我新学期的学费，然后用药于解决些燃眉之急，如看病吃打针，再作买盐巴打煤油等生计开支。大哥结婚后，与父母分家，要建新房，大姐是全力资助。二哥在县城读初中时，家里实在无力承担学费和生活费，大姐生怕二哥因此辍学，每月按时寄给二哥六元钱，三年时间从不间断。

要知道当时大姐每月只有二十八元的工资，自己的孩子才一两岁，也很需要钱。所以父母常常说，二哥读书是靠大姐省吃俭用，拿钱供出来的。大姐在世时常动情地回忆被大姐关怀的点点滴滴。她说做月子期间，孩子没有奶水吃，小镇上又买不到奶粉，看着孩子日渐消瘦的可怜样，一家人心痛又焦急。大姐得知后，多次寄来奶粉和葡萄糖。这个吃过大姨奶粉和葡萄糖的可怜的孩子很争气，后来成了北大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我读师范，虽然学费食宿费两大主要开支都由国家供给，但每期的书本费还得自付，加上加餐费和必要的衣物及学习生活用品费，算起来开支也不小，这些都全靠大姐的资助，父母是无能为力的。长姐如母，我和大哥二哥二姐都有切身体会，甚是难忘。

父亲和二姐有时也去看望大姐一家，带去一些家里平时舍不得吃而积攒起来的鸡蛋和生产队里分的豆豆果果。而每次从大姐那里回来，都满载而归，吃的穿的用的装得满满一背篋。父母把从大姐那里带回来的半新半旧的各式衣服和鞋袜，还有糕点糖果，分给哥嫂和我，还有侄儿侄女。我有生

以来看的第一本娃娃书、用的第一支钢笔就是大姐从大姐那里带回来的。那本娃娃书叫《鸡毛信》，我不知看过多少遍，也不知用它从小伙伴那里换过多少本娃娃书来看。那支钢笔是灰色的，虽然很旧，但很好用，让我爱不释手，喜欢至极，也招来同学羡慕。可惜没用几个月，钢笔就不翼而飞，我像犯了大错，不敢在父母面前提及。有天半夜三更时刻，我在朦朦胧胧中忽然大哭起来。被吵醒的父母着急地问我哪里不舒服，我不由自主地说：“我的钢笔掉了！”之后又是伤心大哭。父亲以为我在说梦话，赶忙翻身起床，把我的书包找了个遍，的确不见钢笔踪影。父亲面色沉重，但一点没有发火。他让我好好睡觉，说给我买一支就是。待我早上醒来，父亲递给我一支崭新的红色钢笔。后来，听母亲说，那晚我睡后，父亲就打着手电筒，冒着大雨到邻村的供销社，叫醒售货员，花了六角八分钱，给我买回了钢笔。

大姐师范毕业时，正值青春好年华。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愿申请到民族地区——小凉山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做了一辈子彝区乡村小学教师。听说吊唁大姐

的老师们讲，大姐对组织分配的工作从不讲价钱，再苦再累也不向组织吭声叫苦提照顾。上世纪70年代初期，带着身孕的大姐被安排到远离住处二十多里路的村小工作。为了不耽误学生的课程，大姐在临产前两天还坚持从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步行两个多小时到学校给学生上课。产假还未满，大姐又每天天不亮就背着孩子赶到学校，待上完课背着孩子赶回家已是夜幕降临。就这样披星戴月，风里来雨里去，顶严寒冒酷暑，三十多年如一日，毫无怨言的在家校之间往返奔波。她把青春与热血无私地献给了贫瘠的小凉山，献给了那些只有靠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的彝族娃。

就在大姐还有几个月退休的时候，不幸患上了食道癌。手术后，大姐的身体明显一天不如一天。更不幸的是几年后，大姐的盆腔又发现了巨大的肿瘤，如同雪上加霜，袭击大姐那本来虚弱的躯体。但大姐依旧坚强乐观，笑对生老病死。与病魔搏斗的十六个春秋，六千个日日夜夜，她把痛苦强忍在心里，把微笑送给亲人和朋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谨以此文，聊祭大姐。

百姓记事